讀通鑑綱目條記

武進李述來紀伃

二載

考異　按天寶十五載下分注肅宗皇帝至德元載此年歲首當大書肅宗皇帝至德二載蓋傳錄闕漏按睿宗即位于中宗景龍四年六月歲首分注睿宗皇帝景雲元年而次年大書睿宗皇帝景雲二年此則當于二載之上仍書肅宗皇帝至德

六字

書法　睿宗二年大書睿宗皇帝景雲二年正始也此不書何義也義始之不正也始無所授其不正也甚矣

按綱目之例類不以此等為褒貶考異說是也

賊將尹子奇寇睢陽

目　子奇以歸檀兵十三萬趣睢陽

集覽　歸檀二州俱隷漁陽

質實　歸檀二州名歸未詳沿革

發明　書歸作媯此作歸仍通鑑之誤耳媯州漢

上谷郡地貞觀八年改嬀州檀州漢漁陽郡地

隋曰檀州唐因之皆屬河北道恭子奇帥幽燕

之兵至也歸州則漢南郡地今巴東唐屬山南道

未嘗陷于賊集覽以爲隸漁陽謬甚

上元元年制郭子儀統諸道兵取范陽定河北

目　胡氏曰直取范陽還定河北固討賊之上策

然道由河北乃抵范陽向者賊未盡得河北也是

以此策可施今則往往爲安史所有猶爲是計不

亦晚乎

按唐書制子儀統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陽蓋即李泌並塞北出直取范陽之策也分注不詳引制書而轉列胡氏之說以為道由河北疎謬甚矣又此時河北州郡一如至德時安史並未嘗有所陷沒謂往往為安史所有何也且此時安慶緒已亾所謂安者又何人也

代宗廣德元年吐蕃陷松維保三州

質實　保州未詳沿革

按唐志維州定廉縣開元二十八年置奉州治

巂天寳初曰雲山郡杜佑曰雲山郡東至維州風流嶺四十里西至天保軍百三十里天寳八年徙州治天保軍更名天保郡是年没于吐蕃乾元初獄會董嘉俊以郡來歸更名保州故城在今威州西北百三十里

二年以郭子儀爲河中節度等使

賀賓　雲南未詳處所或謂即雲中郡

按此雲南即指今之雲南雲南子弟戍河中蓋劒南節度之兵也劒南節度兼昆明軍使雲南

安撫使

稅青苗錢給百官俸

集覽 唐租庸調之法壞于代宗以畝定稅欲以夏秋時又以國用急不及秋苗方青即征之號青苗錢

發兩稅之法始于德宗非代宗也唐書乾元以來天下用兵京司百僚俸錢減耗上即位推恩庶寮下議公卿或言稅畝有苗者公私咸濟乃分遣憲官稅天下地青苗錢充百司課料

懷恩寇邠州

質賞　列與裂通車裂也

按列卒盡取其首注梁上謂陳兵取軍士之刺

酒翁者列乃陳列之列非車裂之裂

永泰元年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襍虜入寇

曰　吐蕃十萬至奉天始列營朔方兵馬使渾瑊

帥驍騎二百衝之虜衆披靡瑊挾虜一將躍馬而

還士氣大振夜復引兵襲之殺千餘人

按通鑑甲辰吐蕃十萬衆至奉天分注刪衆字亦不是朔

方兵馬使渾瑊先戍奉天按此句亦不宜刪來天非朔方所須刪方兵馬使何緣在奉天應敵須得此敘明虜始列營瑊帥驍騎衛之虜衆披靡乙巳吐蕃進攻之虜死傷甚衆數日斂衆還營瑊夜引兵襲之殺千餘人前後與虜戰二百餘合斬首五千級今分注刪去吐蕃攻城死傷甚衆及前後二百餘合斬首五千級而惟載襲殺千餘人一事又以夜引兵襲之直繫于師兵衝虜之下若一日中事者詳略失宜極矣序述古事自當按其前後權其重輕豈得任

意增損錯雜編次乃爾

又　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引兵邀擊破之逐北至鄜州殺刺史張麟焚三千餘家

按通鑑命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屯同州鄜坊節度使杜冕屯坊州已詳敘于前于後乃云周智光邀擊吐蕃破之逐北至鄜州智光素與杜冕不協遂殺鄜州刺史張麟阬冕家屬八十一人焚坊州廬舍三千餘家分注于前既删智光屯同州一節則邀擊無根于後又删智光與杜冕

不協句幾僃不知殺刺史焚民家者爲何人且
智光所欲殺者竟家屬也而轉不書所焚者坊
州廬舍也而刪去坊州字直以鄜州貫下皆刺
謬不堪也

流頎繇于錦州

頎賢　華原縣名未詳沿革

按華原漢左馮翊祋祤縣地北魏曰泥陽隋開
皇六年改華原縣唐屬京兆郡新志垂拱二年
更華原曰永安神龍元年復曰華原今之耀州

是也

又　錦州未詳沿革考異作綿州注見漢後主炎

興元年涪縣

按宋白曰唐垂拱二年分辰州麻陽縣地并開

山洞置錦州舊志錦州至京師三千五百里綿

州非邊地非流人之所考異非是

大歷三年徵李泌于衡山

日　除拜方鎮給舍以上軍國大事皆與之議

按通鑑作給舍以上及方鎮除拜蓋內官自給

舍以上外官則方鎮除拜也今直云方鎮給舍以上不知唐時方鎮甚重即是軍國大事也何云以上耶

六年

綱　詔李抱玉專備隴坻

目　河西隴右山南副元帥李抱玉

按新唐書時抱玉兼澤潞鳳翔山南西道三節度使河西隴右山南西道三副元帥位望崇赫乃上言隴坻迭扶文綿地二千里孔道不一梁

峨重則闗輔樞願擇能臣率西道當一面臣得專事闗隴帝多其讓許之舊書亦云抱玉讓山南西道節度許之葢抱玉第讓兼領三鎮耳專備隴坻一語特其疏中措辭云然非闗隴别有緊急委抱玉專備也〓書此條恐贅以爲詔讓表舊書不載他書亦無新書之删節則不及所表見

相合爲文分注删西道二字亦失考　又抱玉則尤失實　又山南有西道東道山南西道乃

通鑑遠甚以此見溫公史裁史識非一切文士

比也

嶺南蠻酋梁崇牽作亂

集覽　西原南蠻有黃氏是也

按此語不可解當有訛脫新書云西原蠻居廣容之南邕桂之西北接道州武岡依阻洞穴綿地數千里

八年永平節度使令狐彰卒

質實　永平節度未詳沿革

按唐書大歷七年十二月置永平軍于滑洲

十一年汴宋軍亂

目　詔淮西李忠臣永平李勉河陽三城馬燧討

之

按淮西永平皆節度使河陽三城乃軍使非節

度不宜列言之又節度使字俱不宜省淮西永

平不得爲官名也

十四年沈旣濟上選舉議

目　若牧守自用則換一刺史則革矣

按原文云今選法皆擇才于吏部試能于州郡

若才職不稱紊亂無任責于刺史則曰命官出
于吏曹不敢廢也責于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
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責于令史則曰按由歷出
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黎庶徒弊誰任其咎若
牧守自用則罪將焉逃必州郡之濫獨換一刺
史則革矣如吏部之濫雖更其侍郎無益也尋
文義自選法至若牧守自用則罪將焉逃爲一
截罪將焉逃四字對上刺史侍郎令史互相推
諉莫任其咎也必州郡之濫則又申說一層與

吏部之濫對言之見州府辟用即令有弊歧吏部考核猶爲易于補救也今于牧守自用下刪則罪將焉逃何直云則換一刺史則革所謂換一刺史則革者茫然不知何語且文義亦不相貫意字何有所脫落耶　又沈旣齊似宜書宜剩旣刪之分注復不及亦漏略也

吐蕃南詔入寇

目　晟追擊于大渡河又破之凡殺八九萬人

按通鑑吐蕃南詔飢寒隕于崖谷死者八九萬

人蓋李晟兵所破殺者不在此數也今分注删

飢寒隕崖而以此入九萬人者謂是李晟所殺

寃矣

德宗建中二年安西北庭遣使詣闕

集覽　河隴河本漢金城郡後秦置河州隴本周

汧隴地唐置隴州

按河隴謂河西隴右也不指二州

質實　寧塞郡未詳沿革惟延安府保安縣北有

寧塞營未知是其故蹟不

按新書志廓州寧塞郡本澆河郡天寶元年更名在今西寧府西境保安縣北乃宋所號順寧寨亦無寧塞營也

詔馬燧李抱眞李晟討田悅

目　悅悉衆力戰悅兵大敗

按通鑑原文悅悉力戰凡百餘合悅兵大敗今刪凡百餘合四字則悅兵二字亦可省盖失刪也

永樂公主適田緒

考異　永上漏以字

按大歷九年已書詔以永樂公主嫁田華則此處蒙前言之不當復有以字非漏也

書法　其後田華反勸惟岳殺邵眞以從悅則德之不足以懷貪戮明矣

按勸惟岳殺邵眞者乃畢華非田華也辨見下條

劉洽唐朝臣等大破青魏兵于徐州

目　與宣武劉洽神策兵馬使曲環滑州李澄共

救之

按劉洽宣武節度也李澄滑州刺史也略其官

而以單名地名爲稱曲環則又具官皆非史法

三年朱滔張孝忠與李惟岳戰大敗之

目 田華復勸之

按當作畢華田字乃傳寫訛也畢華是惟岳判

官田華是檢校比部郎中乃朝官無緣在惟岳

軍中也書法仍此誤文遂有前後云云則此字

之訛久矣

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

質實　蔡水未詳處所惟汝寧府上蔡縣西南二里有蔡溝其水盈涸無原古曰蔡河疑卽此

按蔡河古之琵琶溝在浚儀縣杜佑曰漢運路出浚儀十里路入琵琶溝至陳州而合宋白曰建中初杜佑改漕路自浚儀西十里其南涯引流入琵琶溝經蔡河至陳州合潁是秦漢故道自隋開汴河官漕不復由此杜佑始開之在今開封府祥符通許縣及陳州境

四年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

質實　淮寧未詳處所或疑即淮寧府

按淮寧即指淮西彰義軍

神策宣武兵襲許州敗于澠澗

集覽　澠澗水名靈龜負書出元澠水即此

質實　澠澗二水名澠在河南府永寧縣西五十二里源出陽虛山流入洛澗在河南府澠池縣白石山東流經新安洛陽入于洛

按時方相持于陳汝間安得北至永寧澠池澠

澗乃一水名紀要云澺澗水在汝州郟縣西十里源出澺陽山流入汝水是也集覽之說尤爲無稽　又是時李勉奏遣二將襲許州未至數十里上遣中使責其違詔二將狼狽而返遂敗則襲許未嘗敗因追還而敗也此當歸咎于廟算之失今以襲敗爲文失其實矣似當云李勉遣兵襲許州詔追還敗于澺澗庶幾得之

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朱泚不克死之

曰　胡氏曰秀實亦可謂知所處者然恨其未盡

善也亂兵入城天子出避孰邁鞫以從人臣所當爲也秀實不知此而猶爲司農卿見幾不敏惜哉抱忠負材艸艸而死也

按胡氏此論可謂悖矣古來如靡復夏祀杵臼存趙孤出萬死求一生犯天下之不韙而不顧葢計存百世之祀全羣生之命則一人之身名不足以牽之過涉滅頂凶而无咎聖人誠悲其志誠壯其氣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藉口從君說圖脫禍此庸臣鄙夫所恃爲保身之哲而忠

臣烈士寧斷頭瀝血而不肯者也或爲孽賊劉
逆監頭破裂浩然之氣震動天地而猶日草草
偵哉
以韋皋爲奉義軍節度使
目 雲光易之輸甲兵而入皋伏甲誅之
按通鑑皋宴玉雲光及其卒于郡舍伏甲誅之
分注書誅雲光而不及蘇玉亦漏
盩武盩夏渭北諸將合兵入援
質實 漢谷未詳處所

按胡注漢谷在奉天城西北

興元元年春正月大赦

目　其脇從將吏百姓等官軍未到以前並從赦例

按原文其脇從將吏百姓等官軍未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順并散歸本道本軍者並從赦例葢所以攜從逆之黨也分注刪去中間二句茫然不知所赦者是何等人

質實　楚昭以善言復國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

惟善以爲寶

按穀梁傳昭王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亾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從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楚昭以善言復國葢指此引楚書非是

魏博兵馬使田緒殺其節度使田悅

目　緒與左右殺悅及其將佐扈粤許士則蔡濟等登城大呼謂衆曰

按通鑑緒與左右密穿後垣入殺倪府留溪遂外不知變緒以倪命召許士則蔣濟殺之扈粤遇亂招諭將士從之者三分之一緒懼登城而立大呼謂衆曰云云軍士遂殺粤歸緒後數日衆乃知緒殺其兄皆悔怒而緒已立無如之何分注移殺扈粤于前刪招諭將士一事而仍其登城大呼之文抑思登城大呼遍于粤耳不則軍府賞錢片紙書足矣何用此擾擾耶又緒之殺倪衆尚未知而宣言扈粤謀反故軍士爲其

所愚耳分注盡删凿穿後垣外不知變及數日

乃知稭殺其兄衆皆悔怒等語亦失情事

李抱眞會王武俊于南宮

質實　西山莫詳處所惟潞州長子縣西五十里

有西山一名發鳩山

按昭義踞太行之麓西山卽指太行山

李抱眞王武俊大破朱滔于貝州

質實　高邱疑是地名未詳處所桑林疑是地名

未詳處所

按駐馬高郵空言高阜處耳非地名也桑林在

經城西南

顏眞卿爲李希烈所殺

書法　菓父書殺之此書爲所殺何爲眞卿惜也

眞卿留蔡于是二十閱月無生理矣眞卿之死當

于希烈僭號時也

發明　書此以著盧杞陷害之罪若曰朝有老臣

如眞卿者不能保全始終乃使之爲賊所殺

按發明之說當是也書法以爲惜眞卿謂當死

于希烈僭號時夫希烈僭號時眞卿囙趨火求

死矣

貞元元年赦懷光一子

質皆　河朔二州名注見元宗天寶十五年青齊

二州名青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齊注見漢景帝

三年濟南

按河朔謂成德節度使王武俊魏博節度使田

緒也青齊謂淄青節度使李納也不指河朔二

州青齊二州

二年以劉滋崔造齊映同平章事

質實　四夔夔渠爲反獸名又山鬼孔叢子土石之怪曰夔

按造等以王佐自許故時人比之后夔何言鬼怪也

皇后崩

考異　按崩葬例皇后曰某后某氏崩此不書氏傳録闕漏

書法　自代至僖后立崩皆無書書德宗未嘗書

立后也此書后喪而不氏何譏也于是淑妃王氏
久疾帝念之立爲后冊畢而没立后大禮也將以
母儀天下而立之于危病之中所以深病帝也
按唐自代宗以後十一主皆未嘗冊立皇后惟
此及昭宗立皇后何氏耳非綱目之削而不書
也書法以爲病帝恐未必然考異以爲闕漏似
矣然書皇后某氏崩于後則當預書立某氏爲
皇后于前今亦缺之何也蒙意皇后崩上本有
立淑妃王氏爲皇后八字此何蒙上爲文故不

復書氏耳

三年淮西戍兵自鄜州叛歸

質實　長水未詳處所

按唐志長水縣屬洛州河南府宋白曰長水縣本漢盧氏縣地後魏延昌二年分盧氏東境庫谷巳西沙渠谷巳東爲南陝縣廢帝改爲長淵縣以縣洛水長淵爲名唐改長水九域志在府西二百四十里

以李晟爲太尉

質實　河湟二州名注見元宗開元二十四年

按韓滉明言河湟二十餘州蓋兼指河西湟中諸州也何言二州乎又唐志所載州郡無所謂湟州者元和五年河湟淪于左衽太和九年大復河湟會昌三年經略河湟四年河湟未復質實注誤皆同此　又此注云見開元二十四年開元二十四年則注云見武宗會昌五年會昌五年則仍云見開元二十四年究之未嘗有注也

吐蕃劫盟

覽實　洛口地名未詳處所

按洛口即水洛口水經注水洛亭在隴山之西近略陽縣界是也胡注在瓦亭川東北今靜寧州西南

又　柏泉地名未詳處所

按柏當作百唐志原州有百泉縣本姚秦時黃石固赫連夏置長城護軍于此後魏置長城郡治黃石縣西魏改黃石爲長城縣隋大業初又改爲百泉縣唐因之在今平涼縣西北

十年招義節度李抱眞卒

集覽　昭義節澤潞潞鎭也有州五曰并汾晉澤

潞

按昭義五州乃澤潞邢洺磁也

十六年韓全義與淮西兵戰于溵南大潰

貸寳　五樓疑是地名未詳處所

按胡注五樓在溵水縣西南溵水今陳州商水

縣是

十九年以孫榮義爲右神策中尉

考異　掾分注右字當作左字

按唐書及通鑑右字不誤分注中右神策中尉

楊志廉右字當作左字耳

貶韓愈爲山陽令

發明　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愈既無負于言

矣則夫致爲臣而去歸隱邱園亦何不可之有山

陽之行不必往可也

按此論妄矣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貶

謫而可不行乎如其說乃傲狠之亂臣并非徒

悻悻之小丈夫也

二十一年帝崩太子卽位

考証　當作太子誦卽位

按上文云太子有疾此卽蒙上爲文不當書名前已書立誦爲太子此處不書名無不可也下八月太子卽位義亦如此考証並非

始合史官摸日曆

集覽　起艸寫檢也前漢王商借明光殿起草

按漢書元后傳但云成都侯商欲避暑從上借

明光宮不聞起草

貶韋執誼爲崖州司户

考異　提要户作馬

按唐書當從提要

讀通鑑綱目條記卷十七

武進李述來紹伃

憲宗元和元年劉闢反

目　河南西道嚴礪

按礪乃山南西道節度此河字誤當作山

夏綏留後楊惠琳拒命詔河東天德軍討斬之

目　河東嚴綬表請討之遣牙將阿跌光進及弟

光顏將兵赴之

按表請討之下通鑑有詔河東天德軍合擊惠

琳句此綱之所以書天德軍也不當省

綱　尊太上皇后爲皇大后

按前不書尊立太上皇后此又不書某氏當有

訛脫

二年以武元衡李吉甫同平章事

目　吉甫流落江淮踰五十年

按本傳作十五年葢吉甫以貞元七年貶明州

長史至是入相凡十六年也分注誤倒字

三年以裴均爲右僕相

目　楊於陵等以敢直言而坐譴謫

按原文作楊於陵等以敢收直言而坐譴謫蓋牛僧孺等指陳時政於陵署爲上第故云敢收直言也收字不可省

以盧坦爲宣歙觀察使

目　蘇彊之誅也

按通鑑元和元年高崇文敗劉闢獲闢壻蘇彊又云闢至長安并族黨誅之分注于元年平蜀不書蘇彊則此蘇彊之誅也義無所蒙不復可

曉
以裴垍同平章事
集覽　省估猶言公估實估猶言私省
正誤　今按省估謂省減之價實估謂實價也
按省估謂都省中所立之價也集覽不誤蓋省
估之價高于實估故云降省估就實估又云請
一切用省估正誤以爲省減之價則正相反也
四年以范希朝爲河東節度使
質實　定襄川未詳處所

按即雲中城漢定襄郡也

五年盧龍節度使劉濟將兵討王承宗

目　忠曰是必皆將無之　乃下令軍中曰五日

畢出後者醢以狥

按此節序事皆採杜牧燕將錄原文忠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今分注刪爲是必皆將無之幾不復成語矣是省所不可省也下令軍中云云乃文士潤色增飾之語不必是實事刪之于文義初無所欠而分注轉仍之是

可省而不省也

六年

綱　以李吉甫同平章事

按吉甫以元和三年罷相出爲淮南節度此時復召入也綱不詳其出鎭而復相則二年已書以武元衡李吉甫同平章事此爲重出矣

九年復置宥州

目　胡氏曰天子而猾夷狄揆以正理夫豈當贊而絳懇懇之言（似當作言之）昧華夷之辨失語默之宜

矣

按李絳之言與欲緩王承宗同意使憲宗用其策則淮西之平豈俟元濟乎天子婿夷狄于唐已成故事但當論其事之當否不當以此爲嚴華夷之辨也

十一年

綱　翰林學士錢徽知制誥蕭俛罷

按通鑑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錢徽駕部郎中知制誥蕭俛各解職守本官中書舍人知制誥職

也翰林學士駕部郎中本官也當云中書舍人

錢徽　又徽傳但解職守本官耳直書曰罷恐未當書法云學士知制誥未有書罷者此其書何予斷也蓋亦覺其不合而爲之辭然于義終有所未安

考異　翰上漏以字

按考異蓋誤讀以知制誥句絕也失考

皇太后崩

考証　謹按凡例曰凡正統皇太后曰某后某氏

崩順宗傳位時立良娣王氏爲太上皇后綱目不書元和元年尊太上皇后爲皇太后不書氏是年崩當書王氏于崩之上或曰漢建元六年太皇太后崩何以不書竇氏曰文帝元年立竇氏爲皇后故于崩雖不書氏而已知其爲竇后矣

一按某氏當書于尊之時不當書于崩時愚意順宗傳位時綱當有尊良娣王氏爲太上皇后一語故後皆蒙前爲文而不書氏或朱子修書時失檢漏書或後人傳寫缺脫也

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大敗于鐵城

質實　鐵城未詳處所惟德安府城北五里有鐵城山其石如鐵或疑即此

按此在蔡州與德安無涉宋白曰鐵城在新興柵東北新興柵在泌陽縣西南文城柵東北今爲汝寧府遂平縣境

綱　義成節度使渾鎬與王承宗戰大敗

按唐書義成當作義武

十二年淮西文城柵降

質實 文城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西平彼注云西平漢之縣名北魏改文城郡

按此乃柵名非北魏之郡也續通典文城柵在吳房縣界

李愬擒淮西將李祐

目 遣兵攻朗山

質實 朗山未詳其義

按通鑑本作朗山分注字誤質實遂仍之

綱 李愬攻吳房破其外城

按綱所書平淮西事似覺過煩敗其兵于陵雲柵拔陵雲柵文城柵降郾城降擒李祐取一堡柵擒一偏裨皆據書之他處序戰事所未嘗有也而此尤似無謂淮西三小州耳又逼近幾旬克之何足言武當惟韓昌黎平淮西碑極力張皇禀禀如對大敵于文則工以為知大体則未也朱子于此事未免有昌黎一篇文字横于意中故不自覺其書之重詞之複以此知文人之筆關係非細

裴度入蔡州

集覽　具櫜鞬出迎樂記曰武王克殷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云云

按櫜鞬與建櫜無涉集覽乃贅釋百五十餘言毗矣

十三年

溯　李夷簡罷爲淮西節度使

按唐書淮西當作淮南時淮西三州已分隸忠武鄂岳淮南無所謂淮西節度者矣

十四年左右中尉各獻錢萬緡

目　上加又進賀禮

按上加下脫尊號二字

十五年

綱　尊貴妃郭氏爲皇太后

按前後尊立之例尊字下似當有母字

九月大宴

目　羣臣入閤退

按通鑑原文退字蓋誤衍

綱　詔以田宏正代之王承元爲義成節度使

按王承元上當有以字核文義上以字不能該

下句與詩常棣上爲支者異或移上以字于下

則兩無不可

質實　忠烈王王承宗卒謚忠烈王

按王武俊謚忠烈非承宗也

穆宗長慶元年遣使冊回鶻崇德可汗

質實　青塞堡未詳處所

按新唐書作淸塞堡在鹽州境

二年

綱　詔內外諸軍將士有功者奏與除官

按此條頗似疏外據詔書神策軍使南牙武官加獎擢諸道大將與除官皆止言軍將而不及士也此兼書將士一外又內諸軍將不論有功無功外諸軍將兼久次及有功今乃指言有功者二外又內諸軍將與獎擢外諸軍將與除官者蓋神策南牙之將多帶官諸道大將或以自身扳擢無職任此訛疑云奏與除官三外

目　神策六軍及諸南牙常參官

按原文作神策六軍使兼指揮將也刪使字乃

似概言軍士失之矣

武寧副使王智興作亂

目　智兵引兵先入其境

按先入其境當作先期入境

詔免江州逃戶欠錢

賑賓　富州未詳沿革惟南昌府豐城縣乃唐之

富州地

按本文作當州刺史自以所守州爲當州也不

知質實何以誤作富字

宣武押牙李夰作亂

日　以韓宏弟充鎭宣武

按通鑑本作以義成節度韓充鎭宣武葢義成

軍治滑命充自滑移鎭汴故下文云滑軍還其

北也分注刪義成節度乃令下語茫無端緒

質實　徐許二州名徐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

城許注見漢後主建興十年許昌

按徐謂武寧節度王智興許謂忠武節度李光

顏也不指二州

又　兗海曹華四州名兗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海注見秦二世二年鄆曹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濟陰華注見元宗開元十一年

按兗海曹華謂兗海節度使曹華也安得以曹華爲州名

四年罷泗州戒壇

目　兩浙福建皆失六十萬丁

按唐書及李衛公集皆作當傳寫誤也

敬宗寶歷元年羣臣上尊號赦天下

目　神由是得移江州刺史

按唐書移江州長史耳非刺史也刺字誤

昭義節度使劉悟卒

質實　司馬官名注見陳宣帝太建九年十六卿

按此司馬乃節度使屬官非六卿也

綱　袁王長史武昭伏誅

按此條當有訛誤考分注及通鑑及唐書昭武

所坐不過以左遷怨望酒醉妄語欲刺殺執政

耳此豈嘗引無將之義以斷斯獄耶遽以伏誅

書之所未解也　又此事本甚細不足紀通鑑

紀此者一以著逢吉與程相搆之隙一以著李

訓即李仲言之傾險及其所以流象州之由義本不

係于武昭也

二年以裴度爲司空同平章事

集覽　所由官所由猶言所隸也

按京兆非宰相之隸胡注京兆尹任煩劇故唐

人謂府縣官爲所由官項安世家說曰今坊市

公人謂之所由

綱　宦官劉克明等弑帝于室內立絳王悟王守

澄等討克明殺悟立江王涵

按討下當有恭字否則似克明未經伏法矣

文宗太和元年李同捷不受詔

目賢　河北道名法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

按河北諸鎮兼指盧龍成德義武諸節度也不

指一郡

二年親策制舉人

目　胡氏曰若因贊言置之高第請召公卿并貴
常侍五六人陳太宗故事及近代之失此五六人
者必有自善之謀納兵之請不出中旻大計定矣
按唐自中葉以後宦官典兵干政根據蟠固胡
氏乃欲以數語定之毋乃已疎乎
五年貶漳王湊爲巢縣公
書法　他日獨雪巾錫而漳王無加恩焉
按通鑑太和九年巢公湊薨追贈齊王開成三
年又追贈故齊王湊爲懷懿太子何云無加恩

也

六年以李德裕爲兵部尚書

目　悰乃詣德裕告之德裕驚喜泣下云云胡氏

曰德裕豈有是哉杜悰崇閔之黨也故爲此語以

啗文饒而史家取之司馬氏亦不削去誤矣

按胡氏之說是也分注但削此事足矣乃仍詳

序之而列胡氏之說于下其爲詞費不已甚乎

以此爲考異則可綱目義取簡括此等乃自亂其例

八年志誠伏誅

賓　嶺南道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
按本文詔流嶺南句道殺之句不得以嶺南道
爲何
以王播爲尚書左丞
目　鄭注深德播
按通鑑宋申錫奏誅注使王播掩捕之播尚以
堂帖示王守澄注由是得免故深德播分注刪
去此節則深德字無根
九年李訓舒元輿鄭注謀誅宦官不克

目　士良等至韓約變色流汗

按士良等至左仗視甘露也刪下五字幾不知所至何所　又此節序事刪舊文處頗不盡情事

又　楚序涯等反事浮沉

集覽　其辭意似實似虛故曰浮沉

按通鑑本作浮泛義甚直截

開成三年以張元益爲代州刺史

目　軍中果有異議元益出定州

按通鑑單中果有異議以不便李仲遷爲辭朝廷爲之罷仲遷而以蔡州刺史爲節度使詔倶元益出定州其義武將士始謀立元益者皆赦不問今分注直云元益出定州于時事缺略多矣

五年太弟殺陳王成美遂即位

考証　太弟當作太弟瀍

按此亦蒙上爲文不必有瀍字

黠戛斯攻回鶻破之

目　連兵三十餘年

按三當作二

又　盧毆破殺

按破當作被

質實　西城未詳處所

按西城朔方之西受降城

武宗會昌元年盧龍軍亂

目　初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

按唐書史元忠未嘗死此殺字當作逐

二年回鶻入寇詔諸道出兵禦之

目 張仲武遣牙將石公緒統二部殺其監使回鶻移營避之

按通鑑李德裕奏河東奏事官孫儔適至云回鶻移營近南四十里劉沔以爲此乃契丹不與之同也此直云移營避張仲武恐非事實

三年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贊寶 河隴謂河西隴右二郡

按此與以河湟爲二州同誤河隴間數千里地

皆沒于吐蕃豈徒二郡而已

又　魯州未詳沿革

按唐志魯州河曲六胡州之一也在宥州西今

榆林府境

王元逵破昭義兵拔宣務栅

賈寳　宣務栅未詳處所

按胡注在堯山縣東北

以石雄爲河陽節度使

賈寳　烏嶺在平陽府翼城縣東又澤州沁水縣

西北有烏嶺

按此是翼城縣之烏嶺非沁水也

綱 李石爲河陽節度使

按河陽當作河東劉沔本爲河東節度徙劉沔

故以李石代鎭也

四年河東都將楊弁作亂

目 韓信破田榮

按信所破者田橫令間一品集正作橫此作榮

仍通鑑之誤也

又　私惠歸于臣下不赦在朝廷

按在下本有于字此不可省當是傳寫脫之

賢寶　横水戍莫詳處所惟鳳翔府城東三十里

有横水來自杜陽川流入渭俗呼爲夜又河或疑

即此

按横水柵所以禦回鶻𡸁得近在鳳翔唐志横

水在金河北百四十餘里永隆二年曹懷舜等

襲突厥厥敎部于黑沙城還至横水爲突厥所敗

是也僴葢據水上矣五代唐改横水柵爲石門

鎮同光二年黜李從珂戍石門鎮即此石今大

同府北

以杜悰同平章事

目　監軍請節度使杜悰不從

按通鑑監軍請節度使杜悰同遷悰不從分注

刪同遷二字則請字不知何謂

五年貶韋宏質爲某官

考異　爲某二字義綱目無此例據元和十二當作

一

年書貶高霞寓貶袁滋漢甘露元年書免京兆

尹張儆官則此當書貶給事中韋宏質官

書法　書貶官多矣未有書曰某官者書曰某官

何史失之也史失失之則如勿書病德裕也

按書法之說當是考異非也凡綱書貶官皆以

貶某爲某官爲文貶高霞寓貶袁滋不書所貶

之官者合下爲文故辭取徑省又義不係于貶

可從略也張儆已免官則無官可書不得以爲

貶官之例考舊書武宗紀但云宏質坐貶官不

云何官通鑑因之溫公考據精博而亦不載其

官想爾將已無可據証也朱子以某官書之一是體例如此一是借此著闕文之義耳又按凡例云貶左遷依罷免例分三等罪疑則姓名在上罪著則加有罪字無罪則云貶某官某爲某官今據綱所書一一核之書貶者百數其間罪疑如崔祐甫常袞有罪如盧杞于頔無罪如陽城韓愈之類其書法槪從同同大抵是未及檢覆畫一以符前例耳考異考証竟不糾舉亦是大段疎忽

六年立光王忱爲皇太叔帝崩太叔卽位

考證　當去立以下十四字書曰帝崩光王忱入卽位　謹按夏后傳子爲百王不易之法周懿王崩孝王立孝王叔父也臣也懿王兄子也君也親親不害尊尊君臣之分固在也武宗疾篤宦官定策禁中立光王忱爲皇太叔時武宗不言旬日矣非武宗立之立之者宦官也帝崩子幼藩王入承統可也君臣之分則不可紊既曰叔矣加以皇太之號是親親害尊尊也故追原終始當書曰帝崩

光王忱入即位據事直書以著藩王入承統之義
而去宦者所定不正之名 節本文

書法 太弟已非況太叔乎

按考証之論未得其平朱子書此正以著其失禮耳若云去宦者所定不正之名著藩王入承大統之義則是略實事張空說非史法也然光王之立非武宗立之乃宦官立之此說甚核切綱目于此要當稍有别白不宜與尋常立太子立太弟之類一例書之蒙竊擬更之曰上有疾

宦者矯詔立光王忱爲皇太叔帝崩太叔即位